

# 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

## ——在李斯特音乐学院听上音原创歌剧《汤显祖》有感

◆ 黑白键

在布达佩斯,有世界最美的咖啡馆——纽约咖啡馆,也有世界最美的音乐学院音乐厅——李斯特音乐学院音乐厅。在这座连空气都散发着古朴和恬静旋律的城市,音乐并不是奢侈品,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夜幕下的李斯特音乐学院音乐厅显得格外典雅,学院内的两个音乐厅比邻,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二月的演出排片表,钢琴家就有内田光子、拉贝克姐妹、埃玛尔、瓦萨里,可谓群星闪耀,而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汤显祖》作为欧洲青年歌剧节的开幕演出,在节目册中赫然醒目,为它添上了一抹神秘的东方色彩。

明代大文豪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龄,他们对东西方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老外知道汤显祖吗?在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文化和韵味,他们能听懂吗?对这部中国制造的歌剧所描写的汤显祖不寻常的一生,所传说的中国士子君子的精神世界会有怎样的理解和体会?带着这样的好奇,我聆听了这部歌剧。

李斯特音乐学院索尔蒂音乐厅音响出奇的好,空高,四周木质材料反射混响刚好,还有个乐池。场灯暗下,远处,飘来昆曲《牡丹亭》的念白:“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身着水袖戏服的杜丽娘(桑曼容饰演)一亮相就惊艳全场!她行腔婉转,极富中州韵味,声音穿透力很强,轻松地直抵最后一排。其身段、一招一式都充斥着强

烈的中国戏曲元素。她六次出现在剧中,作为汤显祖的灵魂伴侣,与他跌宕一生。

颇感新鲜的是,作曲家徐强融入了昆曲、淮扬戏、采茶调、滩戏等民间、戏曲元素,并在西洋乐队中,加入了二胡、竹笛、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整个音响就此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浓浓的中国风扑面而来。此外,要展现汤显祖的文学高度和审美情怀,对词作者来说可谓难上加难,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上音院长林在勇亲自创作,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语汇有机结合且毫无违和感,诗词之美和意境尽在其笔端流淌。

从《序曲》《折柳别》《天风响》到《我们只相隔一个梦》……这些情真意切、博古通今、充满诗意和感情色彩的歌词和旋律,以独唱、重唱与合唱的形式带我们一步步走入汤显祖的内心世界,体味他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又正义凛然的君子气度。而汤显祖与爱妻吴氏凄美的爱情故事也化为一个经典唱段。年轻的编剧陆驾云巧妙地把《汤显祖》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勾连,植入他的“临川四梦”,



随着剧情发展,汤显祖的形象越发清晰、伟岸。男一号汤显祖(胡斯豪饰演),由男中音演唱,他人高,而且帅,入戏快,音色醇厚圆润,我很难想象这样成熟的演唱和表演居然是来自上音声乐系的学生,可见其舞台经验之丰富。女主角吴氏(郭昭君饰演)的音色也是绝对的美声标配,华丽甜美、气息稳定。此外,四个官员四重唱的戏也很出彩,被他们演绎得惟妙惟肖!

歌剧临近尾声,舞台上,三束追光分照在汤显祖、吴氏与杜丽娘身上,形成了三个锐角,各自内心之真情、大爱、高尚、悲悯的独白在此汇

合倾吐,汤显祖跌宕精彩的一生到这里落幕。伴着《无古无今》的音乐,匈牙利观众发出了整齐而有力的掌声,足足持续了十分钟。这一刻,作为中国人,你会由衷地感到自豪!

音乐会后,几个匈牙利观众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这是第一次听中国歌剧,以前并不知道汤显祖,通过此剧,我们了解了这位东方的莎士比亚。虽然表演者都是学生,但演得非常专业!”

其实,我们不需要所有一切都唯美,我们需要的是带着探索的眼光,把中国独有的叙述和表达、中国的韵味带到西方,让更多人看到中

华艺术之精妙。诚如此剧的总策划、词作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所言:“现在国家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来到对未来带有探索性的前沿阵地上,中国人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应该创新。你的思考越深,你的理念、举措、格局、远景更大,你带来的就是可供全球共享的新的文化概念和文化模式。我们在诗韵、戏剧中探索中国歌剧的独特品格。”而此剧的总导演、上音副院长、歌唱家廖昌永表示:“上音从建院开始,从萧友梅先生到贺绿汀先生,到现在国家要求的中国原创歌剧,这些都是致力于中国原创的本土化、民族化,然后再是国际化。”

音乐无界,我们如何把中国的各种元素更好地糅合在一起,打造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歌剧;如何把中国故事讲得更为动听;如何让歌词和旋律配器更为贴切;如何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如何将创新与我们古老的传统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独特的中国式语境和表达……中国歌剧的艺术性和其他各个维度值得探讨的空间还有很多。上音原创歌剧《汤显祖》,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一月末的上海,许是这座城市最寒冷的时日。不过,热爱艺术的朋友们想必正热血沸腾,期待着城市文化地标建筑之一的上海音乐厅新一年乐季的开幕。开启新乐季首场音乐会的艺术家,是被誉为

当今乐坛“卡门第一人”的歌剧天后安娜·卡特琳娜·安冬娜琪(Anna Caterina Antonacci)。

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国作曲家才笔下的“卡门”,性格热情、奔放,而安冬娜琪非但来自同样自由热情的国度意大利,而且还能说一口无可挑剔的浪漫法语。她既可完美诠释卡门之类的角色,亦可浅吟低诉细腻到极致的艺术歌曲;她的表演可以“燃烧”整个舞台,但走下舞台,她又愿意隐匿在自己的橄榄园中……就是这样一位令人着迷的歌剧天后,将会在明晚第一次来到上海,与这里的乐迷们见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歌剧和美声复兴的时期,尤其在意大利,罗西尼的歌剧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当时,罗西尼有不少作品是为他的妻子、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科尔布兰所作,而那时科尔布兰的高音区却已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她的音域确切而言,应是我们今天定义的“次女高音”。所以,要找到一个适合演唱科尔布兰角色的歌唱家,其实是比较棘手的。如今许多演唱这些角色的女高音,需要在声音的深度上,尤其是中低音区特别下功夫。而安冬娜琪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几乎垄断了罗西尼女高音的角色。

其中最出色的要数《埃尔米翁内》(Ermione),这部作品可谓最适合安冬娜琪的声音和表现力。《埃尔米翁内》曾是一部存有争议的作品,在那不勒斯遭遇惨败,直到1988年在佩萨罗,才由卡巴耶重新演唱。然而,卡巴耶的准备不足和当时糟糕的嗓音状态,导致并未很好地将其呈现。几年后,安冬娜琪在罗马的演绎,终于让人们重识它的精彩之处,同时也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伦敦和格林德波恩的音乐节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

### 首次来沪的卡门第一人

——记女高音安娜·卡特琳娜·安冬娜琪

◆ 梁晓奋

说到安冬娜琪的“卡门”,自然要说她与英国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合作。安冬娜琪首次登上皇家歌剧院的舞台,是在1994年演唱罗西尼歌剧《摩西在埃及》中的埃洛伊西娅。2006年,她再次回到这里,在新制作的歌剧《卡门》中饰演主角。她塑造了一个大胆、野性、独立的卡门,她对音色的驾驭,对舞台和肢体语言的表现,以及对整个角色的把控,惊艳了英国观众。这场由安东尼奥·帕帕诺(Antonio Pappano)指挥,安冬娜琪领衔的新制作空前成功。之后,她又与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丁纳(John Eliot Gardiner)合作,在巴黎喜歌剧院演出该剧。接着,她不仅带着帕丁纳的歌剧《特洛伊人》中的卡珊德拉一角再次来到科文特花园,还在音乐会中与乐团合作演出了肖松的《爱和海之诗》,并且参加了BBC逍遥音乐节。

安冬娜琪的事业并不局限于歌剧舞台,在她众多的独唱音乐会中,她选取了跨度很大的曲目,从意大利巴洛克作品到意大利艺术歌曲,从瓦格纳到肖斯塔科维奇,另外还有一些法语歌曲。正如这次在上海音乐厅的独唱会中,她就将演唱帕丁纳、德彪西、迪帕克、普朗克等法国作曲家的艺术歌曲。其中德彪西的《三首比利第斯之歌》是她近年的保留曲目之一。这是一部情绪极为细腻的作品,而安冬娜琪温暖且略带沙哑的独特音质,以及她在处理歌词时的用心,令人非常期待。她与钢琴家唐纳德·苏赞(Donald Sulzen)的合作已很默契,苏赞的钢琴恰到好处,清晰敏感的触键搭配安冬娜琪的音色,将会呈现出德彪西艺术歌曲中的歌词节奏、重音和诗意,以及乐思的融合与贯通。

不得不说,安冬娜琪是一位为舞台、为艺术而生的歌唱家。她在舞台上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魅力,她的表演总能让你投入其中,让你不得不佩服她在表演方面的天赋。她的卡门、她的埃尔米翁内,都是最具说服力的!即使可能偶尔有几个高音不那么完美,但当你看到她的演出时,这些都可以被忽略。当你面对一位将自己完全“奉献”给所演的角色、百分百投入到角色中的艺术家,也许你只能用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一句歌词来表达:多棒的一位演员啊(Ecco un artista)!

### 在乐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 ——2018上海新年音乐会掠影

◆ 李严欢

岁末年初,上海各大艺术院团的新年音乐会照例接踵而至,可见如今用音乐辞旧迎新已不再是乐迷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人们愿以这种方式寄予对新年美好的祝愿。

今年新年期间,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依旧是申城舞台当仁不让的主角,不仅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第14年亮相上海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与上海交响乐团各自的新年音乐会也纷纷回归“维也纳——施特劳斯”的主题,前者请来两度亮相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大师执棒,后者力邀由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提琴演奏员成功转型的指挥家曼弗雷德·霍内克“掌勺”,均力图原汁原味地呈现维也纳的音乐风情。

即使威尔瑟-莫斯特曾多次表示,施特劳斯家族的乐曲听上去不难,然对于指挥和乐队而言如何掌握好其中的维也纳韵味又着实不易,但聆听他与首度合作的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演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来自山中圆舞曲》《女人心玛祖卡波尔卡》及《帕茨曼骑士》中的“查尔达什舞曲”,我仿佛觉得他手中的指挥棒有着点石成金般的“魔力”。只需感受一下他对每首舞曲中自由速度的巧妙拿捏,对音量变化恰到好处的控制,即可知这里的一切早已融入他的内心,而他也将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爱与热情完全传递给乐团,传递给听众。在他的引导下,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精致温暖的音响,灵动优雅的风格,抑或是张弛有度的节奏,面对那晚该团种种出色的表现,就连我等早已被世界名团“宠坏”的乐迷都不由对之刮目相看,甚至几度生出正在欣赏一支欧洲乐团演奏的错觉,足可见乐团受威尔瑟-莫斯特的艺术魅力感染之大。

与威尔瑟-莫斯特对曲目选择的另辟蹊径不谋而合,今年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霍内克同样在“维也纳的荣光”这个看似应景的主题下大作一番文章。他以维也纳为核心,将苏佩、小约翰·施特劳斯、齐雷尔、马勒、莱哈尔等多位19世纪活跃于此的音乐家的作品列入节目中。不过在我看来这场音乐会中最特别的当属由霍内科本人改编、托马什·伊莱配器的德沃夏克《水仙女》幻想曲。如果说在一场以“维也纳”为背景的音乐



会中德沃夏克入选略显唐突,那么当回眸捷克曾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那段历史时,就不难发现霍内克此举的意味深长。何况回归音乐本身,这也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之作。它好似歌剧《水仙女》的缩影,在让人重温第一幕中女主角鲁莎卡深情的咏叹调《月亮颂》的同时,也重识了一些原本因被前者的光芒盖过而忽略的片段,在20分钟内呈现出原作中诸多美妙的乐思。

在曲目变化的同时,新年音乐会的表现形式也并非一层不变,管弦乐团之外,一些规模不大、质量上乘的室内乐团和重奏组合的加入让节日期间的舞台更为丰富多彩。1月16日晚再度登台上海大剧院的维也纳演奏家乐团就是这样一支小巧而精致的团体。虽从团名看来,它与以往来访的那些被冠以“奥地利”“维也纳”之名的乐团并无二致,但在一些资深乐迷眼中这却是一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精神一脉相承的团体,只因它的创建者、小提琴家莱纳·克诺尔曾任维也纳爱乐首席45年之久,而另八位成员也均是维也纳爱乐的声部首席及资深演奏家。

成员间均衡的水准、默契的配合,让我们所听到的维也纳演奏家乐团犹如一支迷你管弦乐团。当演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加速圆舞曲》、雷哈尔的《金银圆舞曲》等作品时,不仅依旧能营造出华丽的音响和丰富的色彩,且其中不断流露的优雅的沙龙气息又在不经意间将听者带回那个曾属于施特劳斯的时代。对于至今无缘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的我们而言,心中的遗憾也随着这份纯正的维也纳风情得以弥补,这一刻我们与“音乐之都”间的距离不再遥远。